

崇文重教 迈德村

陈新

海南岛有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落，名叫迈德，位于海口市江东桂林洋。据史料记载，迈德村建于明代，至今已近600年历史。迈德村里住着200来户人家，清一色都姓曾。据村里曾氏族谱资料记载，这一支曾姓人家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孔子得意门生曾参其人。曾参的第49世孙曾有昌（1201年—1294年），南宋嘉定末年（1224年）出仕琼州统帅，此后定居在琼州府城西部的坡博村。明代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曾子的第59代孙曾祖裔、曾祖贤兄弟从府城迁居迈德村。

去年初冬一个晴朗的早上，沿着江东大道驱车半个小时，我们走进了迈德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潭碧波荡漾的湖水；湖上一座龙头双雕的状元桥极具古韵遗风，桥的两边是两座亭子，一座是状元亭，一座是院士亭；离桥旁不远的一口神龙古井，井水清冽甘甜，是滋养世代村民的源泉。

在村中，我们还参观了曾氏宗祠、经学堂等古迹。清代光绪年间重建的“曾氏宗祠”前门有副楹联“武城世族，鲁国家风”，表明该族曾氏的根源就在山东武城。多少年来，不论风云如何变幻，他们不会忘记故土，不管如何时移势易，他们都铭记先祖是读书人。

祠堂里那座流芳几百年的经学堂是迈德村的骄傲，从建成开始，这里一直是族中子弟习文诵读之地，两百年来，这个乡村私塾培养出了众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可谓彦士俊杰，代有人才，进士、举人、贡生、国学生等才俊，使得经学堂成为迈德村的金字招牌。



海口市桂林洋迈德村曾氏宗祠前门。 本报记者 陈耿 摄

迈德村曾氏宗祠的形制完全按照山东曾氏宗祠的规格、形状建造，这座典雅大气的祠堂是“上可奉祖宗，下可训子弟”的场所。所有的曾氏后人在每年的正月十五，都心之所向纷纷赶回宗祠祭祖。过去，迈德村族规中明文规定，凡不入宗祠经学堂读书的子弟，属于没文化的人，不得正式参加祭祀。曾氏祠堂的神台上，居最大的一块牌位，是至圣先师孔子，还有历代曾氏祖先的牌位。经学堂内高悬着一块块“解元”“武魁”“拔元”“优元”“大雅扶轮”等牌匾。

由于崇文重教的精神传承，迈德村570多年的建村史中，培养出4位进士、30余名贡生、国学生和40多名秀才，海南科举考试中最后一名广东乡试解元（第一名举人）——曾对颜，就是迈德村人。曾对颜的两个儿子曾同春和曾浩春是民国留学法国的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德超先生也是从迈德村走出去的。令村民们口耳相传的佳话还有，从迈德村诞生的教授、教师共92人，特别是曾广进一家九代有47人当教师，成为海南较大的教育世家。

可以说，如果古代没有经学堂的教育栽培，今世没有崇文重教观念的传承和支撑，一座小村庄不可能诞生出这么多人才。为了表彰迈德村重视教育，人才辈出的成就，2008年，海南省政府授予迈德村“海南十大文化名村”的光荣称号。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史主心琼崖

三亚崖州学宫举行过的一次学童启蒙开笔仪式。

资料图



尊师重教 好学明道 古代开学礼仪有多庄重？

金满楼

元宵节一过，也就到了开学的时候，大、中、小学生都得打点书包，回到各自学校开始新的学业。从开学时间来看，古代和当下有相似之处，但就入学或说开蒙仪式而言，古代更为庄重。

开学日期有讲究

古代是农业社会，一切以农事为本，学习也不例外。因此，开学时间通常会绕开农忙而选择农闲时节。据东汉崔寔《四民月令》的记载，古人入学分成童和幼童，其中成童在正月农事未起和十月农事结束时，幼童在正月“砚冰释”、八月暑退和十一月“砚冰冻”之时。如此规定，或许与成童需要辅助农事而幼童要考虑他们的年龄与气候是否适宜有关。但大体而言，这与目前实行的9月秋季开学和元宵节后的春季开学是比较接近的。

通常来说，古代儿童在5岁启蒙，首次入学也被称为“开书”“破学”“破蒙”等。这不仅对幼童是件大事，对整个家庭也同样如此。进学堂前，家人要先给孩子置办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富贵家庭还会专门配备书童等辅助人员。《红楼梦》里就提到，贾宝玉开蒙时，不但茶壶盖碗、手炉脚炉等一应俱全，另外还有4位小书童陪伴及年长者在旁看护。入学当天，有些地方还特意为孩子准备四样早餐：豆腐拌葱、双红鸡蛋、猪肝芹菜、全尾鲢鱼，分别寓意“聪明伶俐”“连中双元”“勤学当官”“跃入龙门”。

至于要去异地求学的学子，需要准备的东西就更多了。首先，盘缠即路费、学费、生活费要准备好；其次，行李装备如褙袋、包袱及装书或衣物的箱笼等也要备齐。如果条件允许，出远门的学子可以有书童、伴读之类帮忙背书挑担；要是家境贫寒，那就只能独自负重前行了。元末明初文学家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就说过，“当余之从师也，负篋曳履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

清末新政时期，实行教育改革。1901年，时为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试办学堂章程中提出“每年春季以正月二十前后开学，小暑后放学给暑假休息；至立秋节后六日开学，十二月十五前后放学给年假”。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规划的“癸卯学制”以日本为效仿对象，其中也包括秋季开学的做法。

经过上百年的实践和演变，国内最终形成秋季9月1日和春季元宵节前后开学的通例。

开蒙仪式很庄重

古代学童的入学仪式十分庄重，其中包括正衣冠、拜师礼、净手礼、开笔礼等环节。《礼记》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这就是说，礼仪首先从言谈举止开始，衣着要整洁，表情宜端庄，说话应和气。所谓“先正衣冠，后明事理”，古代开蒙仪式第一个环节是“正衣冠”，由先生为学童整理好衣帽并端正仪容后，然后才能进入书斋。

进入书斋后，学童须在先生的引导下行拜师礼。拜师礼分两步：首先叩拜至圣先师孔子，通常是面对着孔子牌位或画像行三跪九叩首大礼；接着，学童对先生行一跪三叩首之礼。当然，要是条件简陋，也只好草率行事。如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记载他的开蒙礼：“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

行完大礼，学生要向先生送上“束脩”之礼。《论语·述而》中云：“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的意思是，但凡自愿拿肉来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予教诲的。由此，“束脩”在后来也就成为学费的代名词。一般来说，作为学费的“束脩”在行礼前已送，开蒙仪式上送的都是象征性礼物，其中包括“干肉、芹菜、莲子、红枣、桂圆、红豆”六种，意在“感谢师恩”“勤奋好学”“苦心教育”“早早高中”“功德圆满”“好运高照”，以讨个吉利。先生收礼后，会回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并带领学童齐颂《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诵读结束后，学童将手放到水盆中行“净手礼”。“净手”是正反各洗一次，意在净手净心、去杂存精，寄望学生在日后学习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净手礼之后，是最后一个环节“开笔礼”。开笔礼又包括朱砂开智、击鼓明智、描红开笔三个步骤。首先，由先生用蘸有朱砂的毛笔在学童眉心处点上一颗红痣，因为“痣”“智”谐音，寓意学童开启智慧，一点就通；击鼓明智的传统来自《学记》“入学鼓箠，孙其业也”，意在通过击鼓声的警示，引起学生对读书的重视。当然，不是所有书塾都会点痣击鼓，但第三个步骤“描红开笔”必不可少，而且写的一定是“人”字。

尊师重道很重要

礼仪也好，仪式也罢，用意都在郑重其事。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背后蕴含的深刻道理。如古代学童学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在先生的扶持下写就的“人”字。之所以选择这个字，不仅仅是因为“人”字一撇一捺，非常简单，而是寓意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凡事要堂堂正正，站得直，立得稳。

再如“正衣冠”的启示意义。南宋理学家朱熹在《童蒙须知》中说：“（学童）凡步、行、趋、跪，须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跃。若父母、长上有所唤召，却当疾走而前，不可舒缓。”对于坐立、行走、躺卧这些，看似生活小节，其实是关系到个人习惯和修养的大事。但凡有志之人，大都遵守“坐如钟，立如松，行如风，卧如弓”的基本行为规范。

如果条件允许，“击鼓”环节也很有意义。所谓“一通鼓，读圣贤书；二通鼓，立君子品；三通鼓，做有德人”。击鼓声越响，寓意的志向就越远大，目标就越明确。在洪亮的鼓声中，先生谆谆教导，学童立下宏志，这种教育堪称有声有色。

古人云，“天地君亲师”“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傅”，老师的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优良传统，学生对老师的基本礼仪自应牢记在心。如老师上课提问、学生起立作答；上课下课前，学生都要对老师行礼，这些礼仪，古代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清代雍正时期，弘历兄弟在懋勤殿向张廷玉等4位师傅行礼，后者推辞不敢受，内侍总管在旁传雍正上谕：“皇子见师傅，当礼拜。”此后，上书师傅不跪皇子，相互行作揖礼即成为惯例。皇家尚且如此，何况民间。

古代入学礼看似复杂，但庄重的仪式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无论古代或现代，举行入学礼都是让学童在仪式中明白尊师孝亲的做人道理和勤学苦读的好学精神。通过这种仪式，学童就此迈开求学生涯的第一步，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手工凿刻 青铜材质

一方秦汉时期的“儻”字印

杨天德

这方“儻”字铜印，就属于工匠手工雕刻而成的凿刻印。尽管印面较小，但整体印面布局巧妙，小篆的“儻”字的单人旁占印面约五分之一，灵动如垂柳纤纤；而“儻”字部分结构沉稳，繁而不冗，整体文字凝重而不失秀丽，笔画转折处生动流畅。经与汉代晚期印文中的“儻”字相比，字体有着明显的区别。

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陕西省民间艺术司法鉴定中心专家李欣宇先生认为，这方铜印是非常标准的秦到汉初的印章，书法艺术性强，从泥蜕上看，线条流畅，说明凿刻技法也非常标准熟练，属于此类文字印章中的上乘之作。“儻”字本来就少见于古代文物铭文中，这枚铜印很可能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带有“儻”字的青铜器物。

那么这一方“儻”字铜印，在秦代和汉初的时期，会是谁在使用呢？会不会与早期的海南有联系呢？其实未必。在清代段玉裁注解的《徐铉说文解字》一书中，将“儻”字解释为“背曰负，肩曰儻”，也就是说“儻”字

其实是“担（擔）”的通假字。我们今天熟知的“儻耳”一词，最初之意其实是笼统地指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皮连耳廓，下垂至肩”，之后才逐渐演化成成为固定的南方地域名称。

除此以外，“儻”字也是秦汉时期人名中的常见字，例如战国时期一位东周太史名为“儻”，曾经预言秦国将灭诸国；秦二世时，还有一位名叫田儻的齐国贵族起兵反秦；以及河北出土的“赵儻之印”，都是儻字作为人名的用法举例。

而就这方铜印而言，印面只有单字而无姓氏，与当时流行的包含姓氏的人名印格式并不一致，所以这方印是人名印的可能性并不大。笔者认为，不排除这方铜印上的“儻”字有代表职业或者作为与地名相关的低级官职的可能，例如代表当时管理担夫的职业或南方少数民族部落事务的小官吏。

尽管这方铜印在当年或许未必与海南岛有关，但在今天看来，这个出于两千年前无名工匠之手的优美小篆“儻”字，仍然能够让我们感到来自遥远的亲切。



自上而下分别为“儻”字铜印的印背、印面和泥蜕。 杨天德 供图



清代沙馥《书馆儿戏图》。 江苏常州博物馆藏

笔砚清玩

2018年，北方某钱币拍卖会上现身了一方秦汉时期的“儻”字印章，该印为青铜材质，形制为秦至汉初常用的类似金字塔形状的多层台钮式，顶部有一个用于系绳的穿孔，印面正方形，宽11.2毫米，长11.4毫米，重2.4克。

该印印面有一个小篆的“儻”字，属单字印，这类印章的数量远少于常见的两到三字的人名印。与今天普遍使用印泥钤盖印章的传统不同，秦汉时期的印章是直接盖在湿润柔软的封泥或者陶土上而产生立体的印文，再经烘烤干燥后使用。

从铜印的制作方式来说，一般分为铸造印和凿刻印两种。经常使用的印文如“日利”“百赏”“可以正下”等吉语印，以及一些常用的官印，都会采取铸造法制成；而那些很少重复的人名印，和一些少见的小职位官印，则会采取直接凿刻的方式，以手工凿刻完成。铸造印的印文比较统一，而凿刻印则根据主人审美喜好和工匠水平高低呈现出千姿百态，极少出现相同的情况。